

2025年1500万人登记三退

2025年，中国出现了一组难以被忽视、却无法在官方叙事中被讨论的数字。

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年度统计，2025年全年，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、共青团与少先队的人数达1549万4903人，平均每天42,452人，每月约129万1242人。自2004年以来，累计退出人数已超过4.56亿人。

数字背后：一场已持续21年的“退出潮”

这并非一次政治运动的高峰期。没有集会、没有领袖、没有组织化动员。“三退”的发生场域，多半是匿名声明、私人表态与家庭内部的价值选择。

正因其分散、低调与长期持续，这场运动更像一条慢速却清晰的人心曲线：它不追求改变政权，而是拒绝继续理性地隶属于一套被视为不正当的体制。

什么是“三退”？“三

退”是退出中国共产党、共青团、少先队。发起背景是在2005年，由法轮功学员推动。核心要求不是建立新政治组织，而是撤回对中共组织的道德与心理背书，基本形式是以匿名或实名声明，自愿、不要求集体行动。

迫害法轮功的道德后果

要理解“三退”的道德含义，必须回到一个常被低估的历史背景：自1999年起，中共对法轮功的系统性迫害，已持续26年。

这场迫害的影响，远不止于对特定信仰群体的打击，而是逐步渗入社会运行、价值判断与道德心理结构之中。明慧网的分析认为，这是一个持续改造社会道德底线的过程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几个关键转变尤为突出：

1. 谎言的制度化：官方叙事在重大事件中“定性

先于事实”，长期结果是，真相不再构成公共讨论的基础，用中共的邪恶政治立场取代查证与良知。

2. 专业伦理的退化：当医疗、司法、教育等行业被要求服从中共迫害的政治任务，传统的职业道德被迫让位于“服从与恐惧”。

3. 旁观成为理性选择：在高压环境中，同情、援助与坚持原则被视为高风险行为，冷漠逐渐被合理化为自我保护。

当一个提倡“真、善、忍”的群体被长期妖魔化与迫害，社会实际收到的讯号，恰恰是相反的——真诚可能带来危险，善良缺乏回报，忍让不被尊重。

这种“反向示范”效应，逐步侵蚀了社会的道德共识。

从文革到今日：中国社会道德断裂的两次关键冲击：

文革（1966至1976年）：切断传统文化与伦理秩序；

迫害法轮功（1999年至今）：在现代社会条件下，重塑“何为安全、何为正确”；

共同结果：道德不再是社会共识，而成为个体风险。

“三退”的本质：不是夺权政治，而是道德切割

在这一背景下，“三退”运动的定位逐渐清晰。

它并非以政权更替为目标的政治动员，而是一场由法轮功学员发起、以良知为核心的民间道德行动。其基本逻辑并不复杂：当个体曾被迫宣誓效忠、被卷入承担中共的邪恶集体责任、被要求默认不公时，退出成为撤回道德参与的方式。

2025年的“三退”声明，呈现出明显的现实化与

道德化特征：

1. 退出理由不再停留在政治理念，而是指向失业、医疗困境、宣传失信、对下一代的忧虑；

2. “良心”“因果”“不想再做帮凶”等语汇显著增多；

3. 退出被描述为“心里踏实”“为家人留条路”。

这意味着，“三退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为：在一个道德底线被持续压低的社会中，重新选择站位的一种方式。

数据提示：2025年“三退”的三个特征

1. 高位持续：未出现衰退象；

2. 结构下沉：普通劳动者、家庭层面动因增加；

3. 语言转变：从政治表述转向伦理与生活表述。

沉默的分界线：退出行为所标记的社会转向

“三退”没有带来实时

的政治震荡，但它正在形成一条清晰却安静的社会分界线。

在这条分界线的一侧，是以服从、沉默与自我审查维持的安全感；另一侧，则是以退出作为声明——我不再为这套体制提供心理与道德支持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2025年的数字不仅是一个年度统计结果，更是个信号：在长期迫害法轮功所造成的道德塌陷中，部分人正在用最温和、最个体化的方式，尝试自我修复。

正如多份声明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所概括的那样：“不求改变什么，只求不再与它为伍。”

这，或许正是“三退”在今天最核心、也最难被忽视的意义。◎（文／全球退党中心）

誓言非戏言

“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”记得小时候，朋友们在约定一件事情时都会念叨这么一句话，仿佛这话说了以后就成了牢不可破的誓约，让儿时的我们不敢随意违背。长大后，渐渐不敢再轻易对谁做出这样的承诺，总感觉当人在说出一个重大的誓约的时候，会被无数双眼睛严肃的盯着……

是啊，或许是发生了太多这样的故事。在《隋唐演义》中，秦琼和表弟罗成传枪递锏，发誓毫无保留的教授对方武艺，可是罗成没把回马枪的技法教给秦琼，秦琼也没把撒手锏传给罗成。两人违背誓言，最终落得一个乱箭穿身，一个吐血而亡的结局，令人唏嘘。

在《岳飞传》中，张邦昌、王铎、张俊武举时作为主考收了贿赂，要立梁王为状元，却被迫宗泽拉着立下誓约，他们三人无奈只得发毒誓：如有欺心受贿，便到番邦为猪、为羊、死于万人之口。他们自以为立下的誓约如此离奇，根本不可能实现，所以才敢违背誓约陷害岳飞，却不知最后誓言都成真。

而《三国演义》中，面对袁绍的质问，玉玺在手的孙坚发下毒誓：“吾若有此物，死于刀箭之下！”最后誓言应验，“坚体中石、箭，脑浆迸流，人马皆死于岘山之内；寿止三十七岁。”

这些小说家如此一致的剧情编排，其实也印证了中国古人的天命观。在春秋时期，不论是诸侯国之间，还是士大夫之间，乃至一般民众之间，许多的协议都是依靠誓言。当时誓言格式多为“所不……者，有如……”大意是如果不如言而行，就会像什么一样不得好死。当时的人们笃信神灵，把神

当成协议的见证人，不敢违背誓言，因此才敢把生命作为违背誓约的代价。

公元前722年，郑庄公由于母亲支持自己的弟弟共叔段篡夺君位而将母亲软禁，并发誓不到黄泉不再和她相见。但毕竟是自己的母亲，郑庄公越想越后悔，可又因自己曾经的誓言而没法和母亲相见。后来有人向庄公提议挖隧道，在挖出泉水的地方和母亲相见不违背誓言。郑庄公听后非常高兴，按照建议这才和母亲在“黄泉”相见。可见，当时的人对誓约看的是如此的重要。要是放到现在，人们可能会对这样的做法嗤之以鼻，早就把发过的誓言抛诸脑后了。

那么，是迷信导致的古人对誓约的看重吗？当然不是，古代因不履行誓约而落得悲惨下场的事例比比皆是，这眼见为实的报应才是古人信守誓约的根本原因。

隋朝时并州孟县有个叫竹永通的人，曾经向寺院里借了六十石粮食，过了许多年也不还给寺院。后来寺院向他讨粮，他却说已经偿还了，还在佛堂前发誓说：“我如果真没有偿还，那么，我来生当给寺院做牛。”

后来他死了。不久后，寺院里的一头母牛生下了一头小牛犊。这头小牛犊的脚上有白色的花纹，竟然是“竹永通”三个字。这件事被乡里的人知道后，每天都有许多人来看着这头小牛犊。

竹永通家里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后，就用一百石粮食把这头牛犊买了回来。家人又造佛像、写经文，给竹永通祈祷消罪。一个多月后，这头牛犊就死了。可见，这个竹永通生前肯定对神啊、佛啊一点都不相信，不然又怎么敢在佛前发毒誓呢？文革时，许多

被中共洗脑的年轻人到庙里砸毁佛像，后来遭到报应的不计其数，这些不都是同一类人吗？

金朝文人元好问也曾记载过一个毒誓应验的真实事件。当时有位雷姓女子，在十七岁那年，嫁给了应州人丁粹。雷氏的堂兄弟们对这个婚姻很不满，于是向官府告发：雷氏和丁粹是在“服内”期间结婚的，违背了礼制。“服内”就是为过世父母守孝的那段时间，按礼制“服内”期间是不许结婚的。

官府接到告发后，判决两人婚姻无效，必须离婚，于是雷氏被迫和丁粹离婚。俩人分开时，丁粹说：“离婚绝非我们的本意，请问夫人此去后会再嫁吗？”雷氏发毒誓说：“我若再嫁，当令两目瞎！”丁粹听后说：“夫人果有此心，我亦当同此誓。”

然而离婚后时间不长，丁粹就违背誓言再婚了，不久果真应验毒誓瞎了双眼。而雷氏顶住压力，坚决不再婚，从十八岁一直独身到九十七岁去世。

虽然在古代的社会，人们普遍是信神的，但也不绝对，因此有的人才敢随口发下毒誓，这些誓言大多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在侥幸心理的作用下而为。
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记有一事：杜林镇人张福与当地土豪争路，被推下石桥摔的奄奄一息，村官把案子上报官府。张福让母亲私下告诉土豪，如果土豪能代养他的老母和幼儿，他就自认是自己失足掉下桥。土豪当即承诺。张福死后，土豪违背诺言，没有赡养老人和孩子。后来有一天，土豪醉酒骑马上夜行，不料马失前蹄，掉到桥下摔死了。

历史告诉我们，违背誓言的结局是相当可怕的，乱发誓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

或许那些乱发毒誓的人能骗得过一时，可是举头三尺有神明，那信誓旦旦的誓言一旦出口就绝非是说过就完的事情。

特别是发毒誓加入中共党团队的人，誓言中高举着拳头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它，随时为其献身，这不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命都给了中共了吗？而中共在历史上做了无数的恶，造成了八千多万中国人的死亡，直到今天，仍然在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，活摘中国人的器官。这样恶贯满盈的邪恶政权，老天又怎么会让他长久呢？那么上天要铲除恶党之时，那些发过毒誓的人不就首先成了中共的替罪羊了吗？

或许有的人在发毒誓的时候想，“我是骗它的”，或者想，“这个誓言作废”。其实这是在自欺欺人，誓言绝非戏言，因为不论是被逼迫而加入中共的也好，或者是想要获得利益而加入的也好，那誓言却是实实在在从人的口中说出来的。

“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；暗室欺心，神目如电。”实际上，这些毒誓也切切实实在大量的应验着，2003年的非典、2019-2023年的中共病毒都有着大量加入中共组织的人染疫死亡。

作为一个个体生命，谁不希望平安健康呢？那么解除自己曾发下的毒誓就尤为重要了。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做呢？那就是诚心向神声明，在退党网站上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，废除原来被魔鬼中共欺骗而立下的誓言，不为中共承担历史上所犯下的罪行，真心悔过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废除毒誓，远离那些无妄之灾。瘟疫有眼，神看人心，万望慎思之。◎（文／纯真）

嘉州监狱害死法轮功学员庞勋的凶手遭厄运

据明慧网报导，四川嘉州监狱迫害致死四川广播电台主持人、法轮功学员庞勋的数名凶手，包括四监区副监区长贺科、教导员刘新与另几名犯人，已遭恶报，被判刑入狱。

庞勋2020年7月遭绑架、枉判5年入狱，于2022年12月2日在狱中被迫害致死，年仅30岁。其遗体遍体鳞伤，嘴里流出血，惨不忍睹。

明慧网报导，教导员刘新被判刑4年，现被关押在雷马坪监狱（乐山市峨眉山市内）服刑。据称，监狱领导照顾他，把他安排在监狱医院当差犯；副监区长贺科被判刑7年，关押地点不详；另几个参与迫害的犯人被判刑或加刑，被关押在外地监狱。

嘉州监狱，隶属于四川省监狱管理局，由原五马坪监狱2013年12月3日迁入后被启用，2014年8月乐山沙湾监狱又迁入合并。四川全省被冤判的男性法轮功学员都被劫持到这里。

根据明慧网报导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该监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6人。有的死在狱中，有的被放回家时生命垂危，不久就离世。

嘉州监狱的很多狱警及犯人打手都对法轮功学员说：“不转化（逼迫人放弃修炼），迫害死你怎么样？整死你怎么样？弄死你怎么

样？把你整伤、整残又能怎样？”

被狱警授权管制法轮功学员的犯人威胁称：“你们进入监队不写‘三书’（放弃修炼的‘保证书’等）的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‘三天憔悴，一个星期崩溃，半个月病床上睡，一个月地狱相会’。”

2022年6月14日，庞勋被从成都看守所劫持到乐山嘉州监狱。一下车，他就高喊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，既而遭到暴打。

随后的十多天，他遭受电棍电击、喷辣椒水、灌食、曝晒等迫害。他头上留下被电击的伤痕，几个月后还可看出两个深深的洞。他在狱中坦然面对，并绝食反迫害。

同年11月21日，监狱对四监区（入监队）的法轮功学员加重迫害，庞勋也在其中。狱警实施“吃秒饭”（也称“婴儿饭”，看管人员从1秒开始数到大约20秒，服刑人员都得停止吃饭，只能吃上几口饭，遭受饥饿的折磨）。

据一杨姓犯人透露，那些天，庞勋的鼻孔、眼睛和耳孔里全被警察喷满了辣椒水，眼睛睁不开。

11月28日晚上6点半左右，在狱警收监点名时，几个犯人把庞勋拖出来，他已被折磨得虚弱不堪，憔悴疲惫。一路上他仍呼喊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。

当晚，值班警察和特警用三根

电棍电击他，他已奄奄一息，被捆在铁椅子上，那晚正值寒流袭来，只被允许穿一件单衣服。

12月2日凌晨2点多，庞勋第一次在夜里突然高声呼喊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。他被戴着封闭式的头盔，寒夜里依然能听到他的呼喊声。十几声后便戛然而止。

时任嘉州监狱四监区教导员的刘新是害死庞勋的直接凶手，他使庞勋受尽折磨，在冷饿之中，当时任四监区副监区长的贺科不给庞勋被子盖。

明慧网报导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2019年，前嘉州监狱长祝伟遭恶报，患淋巴癌死亡。

据悉，四川省投资两亿多元将嘉州监狱打造成集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。祝伟于2006年开始任五马坪监狱监狱长，2013年任嘉州监狱监狱长，直到2017年。他极其残忍地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在监狱里发明了“吃秒饭”等十几种酷刑手段。因为他卖力迫害法轮功，受到中共中央和四川省“表扬”，还上了电视。

祝伟在任五马坪监狱监狱长时，暴力“转化”法轮功学员。在德阳、广元等监狱里不“转化”的学员都被转押到五马坪监狱。从广元监狱转来的徐浪舟始终拒绝“转化”。祝伟对全体狱警叫嚣：不“转化”的不死不放人，并指使狱

卒吊打徐浪舟七天七夜，最后将他迫害致死。

祝伟六十余岁时，患淋巴癌痛苦死去。◎（文／李洁思）



庞勋在监狱被迫害致死，他的身体伤痕累累。（大纪元合成）



九評共產黨

引发三退大潮

到2026年1月31日截止

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总人数：

457,619,645

三退网址：

<https://tuidang.epochtimes.com/> 或者

<https://santui.tuidang.org/>